

国庆节，他们这样过

◎ 董王晓

早晨8点半，开完早班会，范县风电场的巡检队伍整装出发。10月1日，家家户户开启国庆假期，亲友相聚，笑语盈盈。而在这片丰收的田野上，一场保电巡检已经启程。

清爽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可运维人员一旦钻进一人多高的青纱帐，成熟玉米的甜香便扑面而来，地里密不透风，闷热瞬间席卷全身。平原风场的风机大多散落在成片成片的庄稼地里，有的机位车辆根本开不进去，巡检的路，只能靠双脚一步步走。密密匝匝的玉米秆挡在面前，锋利的玉米叶扫过脸颊和脖颈，不经意间，就被刮上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印痕。

这不是影视剧里的场景，这是风场运维人员的日常。这支青年运维班组，迎着国庆的第一缕曙光出发。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——马旭杭、王俊峰，带着运维人员一起，奔波在青纱帐里，开启属于他们的国庆之旅。

主运检员马旭杭，1997年出生，待人温和，嘴角总挂着笑。风场人少事多，工作点多面杂，马旭杭心思细腻，是运维班组里的“润滑剂”。清晨出发前，他细致分配巡检任务；回到场站值守监控，内外协调，大事小情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巡检路上，他永远走在最前面。风场近20台风机点位分散，国庆保电容不得半点疏漏。一天走下来，步数常常突破三万。田埂、地头，都印下他深深的脚印。登上百米塔筒，机舱轰鸣，他俯身凑近设备，侧耳分辨异响，仔细排查隐患，记录运行数据。教新人，他

不讲大道理，只是现场实操，手把手传授排查经验。“听别人说十遍，不如亲自上手干一遍。”他常常这样鼓励王俊峰。

王俊峰2002年出生，在风场年龄最小。一米八多的大个子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看起来稚气未脱。起初还有人担心，这个年轻人扛不住钻庄稼地、爬梯上高的辛苦，而他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顾虑。日常巡检像行军打仗，他紧跟师傅不掉队；攀爬百米塔筒时，他遵守安规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。一趟巡检结束，娃娃脸晒得通红，汗水湿透工装，衣襟裤脚沾满细碎碎的玉米须，却听不到他一句抱怨。遇到不懂的难题，他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追着前辈请教……风吹日晒没有褪去少年的青涩，反倒磨砺出他肯吃苦、爱钻研的韧劲。

太阳升高了，巡检队伍回到场站。简单擦一把汗、喝口水短暂休整后，他们又坐在电脑前，逐条核对巡检记录，梳理当日隐患整改清单，默默守牢国庆保电防线。安全这根弦，时刻不能松！这份

责任，这群年轻人心里最清楚。

单丝不成线，独木难成林。在新能源公司众多风场里，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。总有人说，90后、00后吃不了苦，缺少担当。而风场里的年轻人，用自己铿锵的步伐和挥洒的汗水，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。

金秋的风吹过一望无际的庄稼地，沉甸甸的玉米穗盛满丰收的喜悦，红旗漫卷，长风浩荡，风车叶片缓缓转动，在蓝天白云间画着一个又一个同心圆。晚上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王俊峰沉沉睡去。在梦里，他回到家，见到了妈妈。“我家俊峰长大了。”望着他，妈妈笑得甜甜甜甜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新能源公司）



(二)

那面国旗 飘过我的岁月

◎ 朱晓静

国庆节前的周末，父亲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张照片。老屋的院墙上，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。旗杆是竹竿接成的，底下绑着几块砖。母亲发了语音：“你爸天不亮就起来挂了。”

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国旗还是那面国旗，院子还是那个院子。院墙外的土路早已修成水泥路，老槐树旁立起一排路灯。国旗在飘，日子也在往前走，当年踮脚仰望的孩童，如今已成站在阳台凝望的人。

我对国旗最早的记忆，在爷爷的炕头。爷爷当过兵，复员后带回一面小国旗，叠得方方正正，收在炕边木箱里。每年国庆节，他才肯拿出来，用图钉固定在窗框上。那面国旗洗得有些发白，边角起了毛。爷爷看它，像看一位老战友。他坐在炕沿上，不说话，偶尔抬手正一正旗角。我那时不懂，只觉得那红色好看。爷爷走后，父亲把小国旗叠好放在抽屉里，和军功章放在一起。

上小学那年，学校让我当升旗手。头天晚上，母亲把白衬衫洗了熨平，父亲在一旁叮嘱我：“国歌响起来，你就慢慢拉，别快，也别慢。”第二天清晨，我站在操场上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国歌响起，我用力一拉，国旗“呼”地展开，阳光穿过旗面，红得晃眼。操场上几百个孩子齐刷刷敬礼，我仰头望去，飘扬的国旗高高在上，高过了教学楼，也高过了白杨树。那时我还小，说不清那是什么感受，只觉得那面国旗和自己紧紧相连。

后来离家去外地读大学，第一个国庆节没回家，宿舍里只剩我一人。傍晚出去吃饭，路过街心公园，一位老人正在树旁挂国旗。他踩着小板凳，手有些抖，试了几次才系好。我上前帮他扶住凳子，他回头笑笑：“每年都挂，习惯了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不在家挂？”他说：“这儿人多，路过的人都能看见，心里热乎。”那天晚上，我在公园里站了很久。想起爷爷炕头那面发白的国旗，想起学校操场上那面被阳光穿透的国旗……

再后来，我有了孩子。国庆节，带他去天安门看升国旗。凌晨3点出门，广场上已站满人，孩子趴在我肩上睡着了。国旗护卫队走出来时，人群安静下来。国歌响起，孩子醒了，揉着眼睛问：“妈妈，国旗呢？”爱人把他举过头顶，他将小手举起，学我小时候的样子。我一时默然，想起爷爷、想起父亲、想起那个在操场上手心冒汗的小姑娘。国旗飘过我的岁月，也飘过他们的岁月。它见证过爷爷的青春、见证过父亲的壮年，如今又看着我的孩子长大。

前些天，父亲打电话说，社区里要修新广场，广场中央要立一根旗杆。他说：“以后国庆节全社区人一起升国旗。”我听见电话那头有风声，母亲在一旁插话：“国旗买大点的。”父亲笑了：“那当然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走到阳台。城市夜空被灯火映得微红，远处高楼上也飘着国旗。风从远处吹来，带着秋天特有的清冽。这些年，我见过许多面国旗。它们飘在爷爷的炕头、飘在学校的操场、飘在街心公园的上空、飘在老家的院墙上，也飘在每一个中国人抬头便能看见的地方。国旗不会说话，可万千情愫都藏在那一片红色之中，那红，连着山河，也连着寻常日子。

国庆节又到了，父亲说：“新旗杆立起来那天，我要第一个去升国旗。”他要看着国旗在社区广场上展开，飘在更蓝的天上，飘在更好的日子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菏泽发电公司）

歌声里的国庆

◎ 刘井林

清晨跑步，风里已经夹着半黄的落叶，踩在脚底沙沙地响。转过街角时，忽然响起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慢板的弦乐托着轻柔的声线，像一阵温软的浪，漫过晨练的人群，也漫过我脚下的路。我下意识放缓频率，深深吸了一口带着甜味的空气：“哦，国庆节到了。”

对国庆节最早的感知，其实就是从歌声开始的。少时，最盼望国庆节前的合唱比赛。提前一个多月，班里就开始练《歌唱祖国》，音乐老师拉着手风琴，一句一句教我们咬字：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”，明明是唱过无数遍的歌，可一想到那天要穿着白衬衫、蓝裤子，系着妈妈连夜熨平整的红领巾站在台上，就总也唱不够。有人练得嗓子发哑还在唱，有人偷偷把歌词抄在手心，站队时低头瞟。等到当天，操场上升起国旗，前奏一响，几百个孩子的声音汇在一起，飘扬的国旗猎猎作响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家国情怀，只知道几百个人挤在一处放声，声音撞着声音，胸口热热的，手心都出了汗。

那时候家里的收音机，一到国庆节就格外热闹。妈妈在厨房择菜，循环放着《我的祖国》，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声音一出来，她就跟着慢悠悠地哼唱。我趴在桌边写作业，听她讲年轻的时候，公社里组织唱歌，唱的就是这首，听着心里就安稳。晚上去看电视的人家看晚会，从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到《爱我中华》，一首接一首，大人们跟着打拍子，我坐在小板凳上摇头晃脑地跟着唱，散了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嘴里还停不下来。

后来长到十几岁，每到国庆节就跑去市中心广场。街道两旁挂满了国旗，风一吹翻起一片红浪。商店的喇叭里放着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”，轻柔的韵律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。花坛边有人拍照，有人举着小国旗慢慢走，还有退休的老人们凑在一起，自带音响唱着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曲调准不准没人在意，唱得都格外认真。我攥着姐姐买的糖葫芦边吃边听，嘴里甜甜的，觉得节日的热闹，一半在满眼的红里，一半在灌满街巷的歌声里。

离家读书那年，第一次一个人在异乡。临近中秋节和国庆节，宿舍楼下的超市循环放着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”，张明敏的声音穿过楼道飘上来，我正收拾东西，一下就顿住了。晚上给家里打电话，听筒里沙沙响了两声，接着飘出晚会的一段合唱，姐姐说，广场又放歌了，还是小时候听的那几首。那时候才懂，那些从小听到大的歌，早已把家与国系在了一起，不管走多远，一听见，就知道是过节了。

工作之后，日子忙起来，国庆节常常是在加班中度过的。可每到这个时候，街头巷尾的歌声总会悄然响起，提醒着节日的临近。不再是统一的大喇叭，是舞队音响里的《灯火里的中国》，是公园门口轻声吟唱的《如愿》，是擦肩而过路人手机里的《红旗飘飘》。老歌依旧嘹亮，新歌也慢慢唱出了自己的温度，它们散在城市各处，不刻意、不喧闹，却像空气一样，跟着每一个赶路的人。就像此刻的广场上，打太极的老人伴着节奏放缓了动作；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举着小红旗跑过，嘴里唱着不成调的“一刻也不能分割”；保洁大姐靠在栏杆上歇脚，望着跳舞的人们，手指打着拍子……没有人组织，没有人要求，歌声就这么不经意间钻进了心里。

我重新迈开步子往前跑，歌声渐渐落在身后，路灯旁的国旗映着晨光，亮得耀眼。从《歌唱祖国》到《我的祖国》，从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到《万疆》，歌在换，唱歌的人在换，可歌曲里承载的信念没变，那是普通人对这片土地的眷恋，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踏实。

歌声里的国庆，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。它是晨风中递来的调子，是儿时站在人群里的胸口一热，是离家时听见乡音般的心头一动……是岁岁年年，只要旋律响起，我们就知道，佳节又至，家国长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）

十月的献辞

◎ 崔耀中

我常常在想，该用怎样的笔墨，才能描摹出这片土地的魂魄？

是江南的烟雨吗？那太轻了，轻得像一场易碎的梦。是塞北的朔风吗？那太重了，重得能吹散千年的驼铃。直到十月降临，当第一缕晨光越过天山雪线，亲吻东海渔船的桅杆，当北国的麦浪与南国的稻香在风中相逢，我忽然明白——要写中华，便要写她万里山河的心跳，写她五千年不曾断流的血脉。

我想从一粒稻种写起。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，七千年前的稻谷依然保持着发芽的姿态。那些炭化的谷粒里，藏着先民弯腰插秧的剪影，藏着第一缕炊烟升起的温暖。中华的锦绣，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锦绣。是神农亲尝的百草，是大禹治理的洪水，是无数个无名者用双手摩挲过的土地。他们不懂什么叫作“爱国”，他们只是把根扎进这片土地，像稻子一样把根扎进水田，不问缘由。

然后我想写一条路。不是丝绸之路那样显赫的路，而是一个挑着扁担的货郎，走在闽西的群山间。他的竹筐里放着针线、火柴、粗盐，也放着山外的消息。他走的路，是茶马古道，是唐蕃古道，是无数条被脚板磨亮的、镌刻进大地肌理的小路。这些路上走着戍边的将士、走着贬谪的文人、走着逃荒的流民，也走着心怀信仰的行者。他们辗转奔波，把背影留给故乡，把脚印刻进山河。这些脚印，就是中华最细密的针脚。

我想写一座村庄。陕北的窑洞、湘西的吊脚楼、潮汕的祠堂、闽南的红砖厝。每座村庄都是一本摊开的史书，写满迁徙、垦荒、繁衍的故事。祠堂里的牌位虽沉默着，却比任何史书都更诚实。它们记得每一个离乡的游子，记得每一场悲欢，记得月光怎样把思念磨成绵长的乡愁。中华的锦绣，是无数个村庄织就的锦缎，每一根丝线，都是一个姓氏的延续。

当然，我还要写那些发光的时刻。当长江三峡的第一台机组开始轰鸣，当青藏铁路的铁轨翻越唐古拉山垭口，当“神舟”飞船从酒泉升空，当“蛟龙”号潜入马里亚纳海沟。这些时刻，像金线一样，在古老的锦缎上绣出崭新的图腾。可我更想写那些幕后耕耘的人们——实验室里白发苍苍的科学家，讲台上沙哑着嗓子的教师，手术台前疲惫却温柔的护士，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筑工……他们没有站在聚光灯下，却把毕生的心血，一针一线绣进时代的画卷。

此刻，十月的风正穿过我的窗。它来自漠河的雪原，带着松涛的呼啸；它来自南海的礁石，带着浪花的咸涩。它将吹向天安门广场，吹动那面升起的旗帜。而在旗帜之下，有无数颗赤子之心，正以同一个频率跳动。

我想，我终于找到了那支笔。它不是狼毫，不是宣纸，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呼吸，是每一次心跳的回声。当一代代中国人接续书写，中华的锦绣便不只是山河的锦绣，更是人的锦绣——是每个平凡生命里，那一份不甘平庸的坚守，那一份沉默却执拗的热爱。

十月，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播种的季节。我们把历史收进谷仓，把未来种进土地。然后，静静地等待春天，等待下一个千年的芽，从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里，破土而出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费县公司）